

# 权力意志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附：尼采自述《看哪这人!》)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张念东 凌素心 译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31478

书号 B 516.07  
2016-5 3

商务印书馆

1993年·北京

## 目 录

插图.....	1
<b>看哪这人!——自述</b> .....	<b>3</b>
序言 .....	4
我为什么这样智慧 .....	9
我为什么这样聪明 .....	22
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好书 .....	41
《悲剧的诞生》.....	50
《不合时宜的思想》 .....	56
《人性的，太人性的》及其两个续篇 .....	61
《朝霞》——论道德即是偏见 .....	67
《快乐的科学》.....	70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写给所有人的书， 也是无人能读的书 .....	72
《善与恶的彼岸》——未来哲学的序曲 .....	86
《道德谱系》——一篇论战文章.....	88
《偶像的黄昏》——怎样用锤子进行哲学阐述.....	90
《瓦格纳事件》——一个音乐家的问题 .....	92
为什么我是命运.....	99
80年代遗稿选编.....	109
尼采年表 .....	708
后记.....	711



希腊瓶画上的萨蹄尔形象(西柏林古代博物馆藏品)



希腊瓶画上的萨蹄尔形象

“《看哪这人！自述》已送出版社了。——这本书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它为我本人和我的著作提供了某些心理学和传记性的材料：人们对我的情况将会一目了然。”

(1888年11月13日致弗兰茨·奥弗贝克)

## 看哪这人！<sup>①</sup>

### ——自述

〔本书根据联邦德国卡尔·施莱希塔《弗里德里希·尼采文集》(5卷本)1984年乌尔斯坦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袖珍版第3卷译出〕

---

① 这篇自述是尼采1888年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约3个星期)的产物。书名取自《圣经》，传说耶稣蒙难前头戴荆冠，身披紫袍，受尽凌辱和嘲弄。当时罗马帝国驻巴勒斯坦总督彼拉多指着耶稣对众人说：“看哪这人！”(拉丁语：ECCE HOMINEM) 这里尼采以耶稣自比，故名。——译者

## 序 言

### 一

可以预言，我不久就要向人类提出比以往更为严峻的要求。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说明我是什么人。其实，人们也许知道：因为，我没有使自己成为“无见证的”。我的使命的恢宏与同时代人的渺小成鲜明对照，因此，人们既不相信我的话，也对我不屑一顾。我是靠着自己的信誉活下去的。说我活着，这也许只是一种成见？……我只须同暑期到上恩加丁<sup>①</sup>来消夏的每一个“有教养的人”晤谈，以使我相信，我没有活着……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与我的习惯，尤其是自傲的本能格格不入的一种义务，即宣称：听我说！因为我  
是如此如此的一个人，可别把我同他人混为一谈！

### 二

比方说，我绝非鬼怪，绝不是道德怪物——我的天性同人们一向尊为德行的那一类人的天性截然相反。在我们中间，我似乎觉得这正是我引以自傲的理由之一。我是哲学家狄俄倪索斯<sup>②</sup>的弟子。看来我宁愿作萨蹄尔<sup>③</sup>，也不想当圣徒。不过，请你们还是读一读这本书吧！也许我做到了这一点，也许这部书除了表述同快活和友善方式的对立面外，根本就没有别的什么含义。我冒然允

① 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区的高山疗养地。——译者

②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译者

③ 萨蹄尔（又名萨堤洛斯）——希腊神话中的林怪和酒神狄俄倪索斯的随从。在古希腊的瓶画中往往被描绘成裸体的、面容狰狞、行为放荡的半人半羊的精灵，兼醉汉和色鬼于一身。——译者

诺的最后一件大事也许就是“改良”人类了。我没有塑造任何新的偶像；但愿老的偶像会认清，用泥土塑造的双腿究竟意味着什么。把偶像（这是我以前称谓“理想”的用语）打翻在地——这样说更切近我的工作。当人们凭空捏造了一个理想世界的时候，也就相应地剥夺了现实性的价值、意义和真实性……“真实世界”和“表面世界”——用德国话来说就是：虚构的世界和现实性……迄今为止，理想这一谎言统统是降在现实性头上的灾祸，人类本身为理想所蒙蔽，使自己的本能降至最低限度，并且变得虚伪——以致朝着同现实相反的价值顶礼膜拜，只因受了它的欺骗，人类才看不到繁盛、未来和对未来的崇高权利。

### 三

——凡是善于发现我的著作散发出来的气息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一种高空之气，一种振奋之气。人们必须对它有所准备，不然，一旦身处其中就有非同小可的受寒危险。寒冰在近，孤寂无边——然而，躺卧在阳光下的万物是多么沉静！呼吸是何等地自由自在！人们会感到有无数的事物处于其间！正如我一向认为和经历的那样，哲学甘愿生活在冰雪和高山——在生命中搜寻一切陌生的和可疑的事物，搜寻以往惨遭道德禁锢的一切。长期漫游禁地的经验告诉我，以往产生道德化和理想化的原因同人们一般想象的大不相同；因为，对我来说，哲学家的秘史，他们沽名的心理已经昭然若揭。——一个才子能容纳多少真理，敢于提出多少真理呢？在我看来，这日益成为价值的基本准绳。谬误（即对理想的信仰），并非出自盲目，谬误来自怯懦……认识上的每个成就和进步的取得，都是勇气的功劳，是自我克制和自我净化的结果……我不排斥理想，我仅仅是在它们面前戴上手套而已……我们追求被禁止的东西：有一天，我的哲学将以此为标志征服天下，因为，从原则

上来说，人们一向禁锢的东西不外是真理。——

#### 四

在我的著作中，《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我给予人类的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馈赠。这部书发出的声音将响彻千年，因此它不仅是书中的至尊，真正散发高山空气的书——人的全部事实都处在它之下，离它无限遥远——，而且也是最深刻的书，它来自真理核心财富的深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温泉，下去的每个吊桶无不满载金银珠宝而归。这里，没有任何“先知”的预言，没有任何被称之为可怕的疾病与权力意志混合物的所谓教主在布道。从不要无故伤害自身智慧的角度着眼，人们一定会首先聆听出自查拉图斯特拉之口的这种平静的声音的。“最平静的话语乃是狂飚的先声；悄然而至的思想会左右世界——”

“无花果从树上落下，它们新鲜而甜美：它们掉落时，撕破了鲜红的外衣。对成熟的无花果来说，我是北风。

因此，象无花果一样，这些学说是为你们而落，我的朋友们：现在请你们吮吸它的汁液和品尝它甜美的果实吧！现在是秋色满园、万里晴空的下午——”<sup>①</sup>

这不是任何狂热分子说的话，这里没有任何“传教士”；不强求任何信仰：一点一滴，一言一语，从无限光辉之源和幸福之渊流溢出来——语速缓慢，娓娓动听。这类东西只会流入出类拔萃者的心田；成为这里的听众，乃是无上的特权；不是随便什么人只要愿意就能聆听查拉图斯特拉的声音的……，难道查拉图斯特拉不是一个蛊惑者吗？……但是，当他第一次重归寂寞时，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可以说，他所说的与任何“智者”、“圣徒”、“救世主”和别的

---

<sup>①</sup> 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部分第2章。——译者



颓废者在类似场合要说的截然相反……不仅言词两样，他也是另一种人……

“我独自去了，我的门徒们！你们现在也走吧，独自离去吧！我希望如此。

离开我，小心查拉图斯特拉！最好是：耻笑他！说不定他已欺骗了你们。

智者不仅一定会爱自己的敌人，他也一定有能力恨自己的朋友。

假如人们始终只当学生，他一定会报复老师。你们为什么不愿扯拽我的花冠呢？

你们尊崇我；假如有一天你们的尊崇突然消失，又会怎样呢？你们要小心，免得让雕像压扁你们！

你们说，你们信仰查拉图斯特拉？可查拉图斯特拉有什么重要呢！你们是我的信仰者，可一切的信徒又有什么重要呢！

你们还没有发现你们自身，可你们发现了我。一切的信仰者都是如此；因此一切信仰都是微不足道的。

现在我请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身；而只有当你们大家都否定了我的时候，我才愿意来到你们身边……”<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尼采

---

<sup>①</sup>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部分第22节第3小节。——译者

在这完美的一天，一切都臻于成熟，不仅葡萄变成褐色，同时一线阳光投射到我的生命之上：我顾后瞻前，我从未一下子看到过这么多的美好事物。今天我没有白白送掉我的第44个年头，我有理由埋葬它——生活在这当中的东西已得到的拯救，是不朽的。重估一切价值的第一部书，《查拉图斯特拉之歌》，《偶像的黄昏》，我用榔头著述的尝试——所有这些都是这一年赐予的，甚至是这一年第四季度赐予的！我怎能不感谢我的整个一生呢？——因此，我将自述生平。

## 我为什么这样智慧

### —

我生活的幸福和它举世无双的特性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因为，如果用句微妙的话来说：假如我是我的父亲，那早已死掉了；假如我是我的母亲，那我仍然活着，并且一年老似一年。这双重根源，好象来自生命阶梯最高的一级和最低的一级，既是没落，也是新生——这些，如果有某种意义的话，说明了同生命总体相关联的、异乎寻常的中立性和自由性，这使我脱颖而出。我对兴衰征象有一般人所不及的敏感，我尤其是这方面的行家——我通晓这两个方面，因为我就是这两个方面。我父亲36岁就死了；他文弱可亲而多病，就象一个注定短命的人——与其说他是生命本身，倒不如说是对生命的亲切回忆。在我父亲生命衰老之年，我的生命也开始衰老了。在36岁那一年，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我仍然活着，但我看不清三步以外的东西。那时——1879年——我辞去了巴塞尔的教授职务，整个夏天象幽灵一样住在圣摩里茨，象幽灵一样在瑙姆堡度过了下一个冬天，我生命中最暗淡无光的日子。那是我生命的低潮：《漫游者及其影子》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无疑，那时我把自己看成了幽灵……下一个冬天，也就是我住在热那亚的第一个冬天，伴随着极度虚弱而来的愉快和灵性几乎促成了《朝霞》的问世。这本书反映出的精神上的完全开朗和明快乃至兴旺，不仅与我身上极度的心理衰弱合拍，而且甚至与极度的痛楚一致。连续三天三夜的头痛和痰阻的折磨——我甚至具有了辩证学者的清醒头脑，并且极其冷静地思考了许多问题，而在我比较健

康的情况下，我的思想反而不够缜密，不够细心，不够冷静了。我的读者也许知道，我是如何把辩证法视为颓废征象的，譬如最著名的例子：即苏格拉底<sup>①</sup>。——对理智的一切病态的干扰，尤其因发烧引起的半昏迷状态，对我来说至今都还是十分陌生的事情，要弄清它们的性质和频率，我还得请教书本才行。我的血液流动缓慢。谁也没有在我身上找出发烧迹象的本事。有位医生把我当神经病治疗过很长的时间，他最后说：“不！您的神经没有问题，倒是我本人神经质。”某种局部的蜕变当然无法指证；尽管重度的消化系统衰弱引起了全面的衰竭，可是查不出胃的器质性病变。我的眼疾也是如此，虽然几乎随时都有失明的危险，这也仅仅是后果，而非原因。以致那怕生命力有稍许的增长，也会重新导致视力的增进。——漫长的岁月在我身上的消逝就意味着康复——很遗憾，它同时也意味着旧病复发、恶化，一种颓废的周期。无论如何，我对颓废问题是内行的，这还需要多说吗？我对此了如指掌。甚至那种领悟和理解的精巧技艺，那种有敏锐感的触觉，那种“明察秋毫”的心理，以及我所掌握的其他所有技能，都是在那时学会的，这是那个时代——万物（无论是观察本身，还是观察器官）在我心中都变得精微化的时代——的馈赠。从病人的角度去看较为健全的概念，反过来，从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来俯视颓废本能的隐蔽活动——这就是我经受的为时最长的训练，即独到的经验，假如说我在某个方面有所专长的话。现在，我对此得心应手了，我有一双颠倒乾坤的手：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唯有我才能“重估一切价值”的首要原因。——

---

① 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69—399)——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译者

## 二

总而言之，我既是个颓废者，也是其对立物。明证之一就是，我对逆境总是本能地择优而适，而本来的颓废者却总是采取于己不利的办法。就总体而言我是健全的，就局部而言，我才是颓废者。绝对的孤独化和摆脱惯常联系的能力，自我强制，戕贼自身。拒不就医——这一切都流露出我当时对必做之事的坚定绝对本能。我牢牢把握自身，我搞的是自我康复，任何心理学家都得承认先决条件——这人在本质应是健康的。一个典型病态的人是没有办法康复的，更谈不上自我康复了；反之，对于一个典型的健康的人来说，病患甚至可以成为生命的特效兴奋剂，成为促使生命旺盛的刺激物。实际上这就是今天浮现在我眼前的漫长的病患岁月。我好象重新发现了生命，也发现了自我。我品验了一切美好乃至微不足道的东西，通常是轻易品验不到的——从自身要求健康、渴求生命的愿望出发，我创立了我的哲学……因此，我提请诸位注意：我生命力最低下之日，也就是我不再当悲观主义者之时。因为，自我再造的本能禁止我创立一种贫乏的和泄气的哲学……那么我们到底凭什么去识别卓绝之人呢！一个卓绝的人会使我们产生赏心悦目之感。因为他是由一块既坚硬光滑，又香气袭人的奇木雕琢成的。他只享受对他身心有益的东西；一旦超过这个尺度，他的欢愉，他的欲望也就嘎然而止了。他发现了抗御损伤的良药，他善于化偶然之害为有益；凡是不把他置于死地的东西，都使他变得更坚强有力。他本能地汇集所见、所闻、所经验的一切，他就是总和。因为他就是遴选淘汰的原则，他滤掉了许多东西。无论是看书、处人，或是欣赏景物，他胸中自有定见。因为凡是经他选中、认可的东西，他便给予尊重。他对各种刺激反映迟缓，慢条斯里，这是长期的谨慎和有意的高傲造成的——他考验迫切的刺激，他避而远之。他

既不相信“噩运”，也不相信“过失”；他能对付自己，也能对付别人，他懂得忘却；——他坚强到足以使一切不可避免地变为使自身得到最大利益的东西。——那好吧！我是颓废者的对立面，因为我方才所讲的正是夫子自道。

### 三

这种双重经验，这种能同表面上彼此隔绝的世界左右逢源的能力，反映在我的本能的各个方面——我是双重人格的人，除第一副面孔，我还有“第二副”。而且也许还有第三副……从我的来历来看，我具有超越一切仅仅局限于地域、民族的眼光，作个“善良的欧洲人”，这在我来说是毫不费力的事。另外，我也许比现在的德国人，纯帝国时代的德国人更象德国人——我，我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可我的祖先是波兰贵族；因此，我的肉体具有许多种族本能，谁知道呢？甚至还有自由否决权。我想起，旅途遇到的人都说我是波兰人，连波兰人也这么说。当想起很少有人把我当德国人时，我真好象属于那些似是而非的德国人了。但是，我的母亲弗兰西斯卡·奥勒尔无论怎么说都是地道的德国人；同样，我的祖母埃尔特姆泰·克劳泽也是地道的德国人。祖母的青年时代是在古老而美丽的魏玛度过的，她同歌德的圈子不无关系。她的兄弟，柯尼斯堡神学教授克劳泽，在赫尔德<sup>①</sup>死后应召担任魏玛宫廷总监。她的母亲，我的曾祖母，曾以“姆特根”之名载于青年歌德<sup>②</sup>的日记，这样的事并不是不可能的。她的再婚丈夫就是爱伦堡的总监

---

① 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尔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作家和文艺理论家，18世纪德启蒙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狂飙运动”的创始者之一。——译者

② 歌德(1749—1832)——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思想家，著有《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和《诗与真》等。——译者

尼采；1813年10月10日，即拿破仑<sup>①</sup>同他的总参谋部进驻爱伦堡的那伟大战争岁月的一天，她生下一个男孩。她虽然是萨克森人，却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倒也可以说，我也是如此。我的父亲生于1813年，死于1849年。在他出任靠近吕岑不远的洛肯<sup>②</sup>教区牧师职务以前，在阿尔滕堡宫廷呆过几年，曾任阿尔滕堡四位公主的家庭教师。她们是汉诺威王后，康士坦丁女大侯爵，奥尔登堡女大公爵和萨克森—阿尔滕堡的泰莱莎公主。他深深地崇敬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他的牧师教职也是这位国王恩准的。1848年事件使他对民众感到心灰意冷。我本人正是在这位国王的生日，即10月15日降生的，因此很自然地便给我取了霍亨索伦皇族的名字弗里德里希·威廉。总而言之，选择这个名字使我占了便宜；因为在我的童年时代，我的生日就是举国欢庆的吉日良辰。——我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有无上的特权；我甚至觉得，这样一来我平时在特权方面具有的一切就都得到了解释——生命，对生命的伟大肯定不在此列。首先，对我来说并不需要具备任何要生命的意图，而是需要一种单纯的期待，就会身不由己地跻身于高尚而精美的世界；我在那里会有宾至如归之感，只有在那里，心灵深处的热情才会变得自由。我为了取得这种特权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的确不是亏本买卖。——但凡是想从我的《查拉图斯特拉》一书中悟出些什么东西的人，也许要置身于与我相似的境地，把一只脚踏在生命的彼岸……

#### 四

即使我觉得最值得激起敌意的时候，我也根本不了解这种艺

---

① 拿破仑(1769—1821)——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  
——译者

② 洛肯镇是尼采的诞生地，位于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哈雷地区，距瑙姆堡不远。——译者

术，——这要归功于我那无与伦比的父亲。不管看上去我是多么非基督教化，我从来也没有激起过他人的恶感，纵观我的一生，很少发现（说到底只有一次）他人对我怀有恶意——不过，也许倒会发现太多的善意的迹象……就是那些到处讨嫌的人，我的经验也无例外地博得他们的好感；我会驯化任何野兽，我还会化腐朽为神奇。在巴塞尔讲授高年级希腊文的七年中，我从未借故惩罚过学生；在我的班上，连最懒惰的学生也变得用功了。我对偶然事件应付裕如。我必须从容不迫，以便达到自制的目的。不论是什么乐器，也不论它的声响多么不协调，譬如“人”这种令人败兴的乐器——假如我真的不能用它奏出动听的乐章，那我想必是生病了。这些乐器本身经常告诉我，它们简直从未发出过这样的声响……最妙不可言的也许就算那位夭折了的亨利希·冯·施泰因<sup>①</sup>了。这个人在得到审慎的许可之后，一度在西尔斯—玛利亚<sup>②</sup>露了三天面，人人都说他不是为恩加丁的缘故才来的。这位优秀的人以其普鲁士容克的全部激烈的天真深陷在瓦格纳<sup>③</sup>的泥淖中（——此外还有杜林<sup>④</sup>的泥淖！）这三天中，他就象受到一阵风暴的感召，骤然乘风直上，振翼高翔。我总是对他说，这是高山空气的作用，谁都会有这种感觉的——因为他的立足点比拜罗伊特<sup>⑤</sup>还高6000英尺，这不是徒然之举——可是，他硬是不相信我的话。……尽管如此，假如有

① 亨利希·冯·施泰因(1857—1887)——男爵，瓦格纳的家庭教师。——译者

② 位于瑞士上恩加丁的西尔斯湖北端，尼采旧居即设在此处。——译者

③ 理查·瓦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歌剧大师。倡导歌剧改革，扩大了交响乐在歌剧中的表现范围。歌剧内容多取材于古代英雄传说，气魄宏大，歌颂超人，渲染悲剧和宗教神秘。代表作有：《黎恩济》、《漂泊的荷兰人》、《汤豪舍》、《罗恩格林》、《特里斯坦和伊佐尔德》、《纽伦堡名歌手》、《尼伯龙根的指环》、《帕西法耳》等。——译者

④ 卡尔·欧根·杜林(1833—1921)——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和社会经济学家。——译者

⑤ 拜罗伊特位于德国巴伐利亚的上法兰肯，著名的瓦格纳年度音乐节举行地。瓦格纳曾寓居于此地的万弗里德。——译者



人对我搞点小动作和大的恶作剧，那原因并非是“故意”，起码不是恶意造成的。正象我说过的一样，使我抱怨的毋宁说倒是善意，那种给我的生命带来不小祸害的善意。我的经验使我怀疑一切所谓“忘我的”冲动，怀疑助人为乐的“博爱”。在我看来，这是虚弱的表现，是没有能力反抗刺激的典型——同情，只有在颓废者身上才算得上美德。我之所以谴责怜悯者，是因为他们会轻易失去对距离观的羞耻感、敬畏感、敏锐感。因为同情转瞬之间就会散发出庸众的臭气，并且同恶劣的举止近似——这种悲天悯人之手有可能灾难性地卷入一种生死攸关的命运，一种痛楚的孤独，一种对深重罪孽的特权。我认为，抛弃怜悯之心也可算作高贵的美德。我在《查拉图斯特拉的试探》<sup>①</sup>中，勾画出了这样一种境遇：一声凄厉的呼号传入查拉图斯特拉的耳朵，怜悯之心就象临终的罪孽一样向他袭来，想叫他背弃自我。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保持自制，保持其高尚使命的纯洁性，不受下作的和过于近视的、以所谓忘我活动为营生的动机的干扰。这就是作为查拉图斯特拉这样的人所经受的考验，也许是最后的考验——也就是他对力的真正的证明……

## 五

在另一方面，我也酷似我的父亲，而且简直就象他那过早谢世的生命延续。正如每个生活在极特殊的环境和对“报复”这个概念就象对“平等权利”一样茫然的人一样，在我最初遇到零星的，或十分严重的愚蠢行为时，我抛弃了一切保护手段，任何安全措施。——这样做是多么合情合理啊！也不需要任何辩解，任何“剖白”。我的报复方式是尽可能迅速地以明智的举动来对付愚蠢行为，这样也许会坐收塞翁失马之效。打个比方说：为了摆脱对酸味的敏

---

<sup>①</sup> 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4部分第2章。——译者